

國際知識小叢書



朝鮮在鬥戰

杜高 著 文藝出版社 行

國 際 知 識 小 叢 書

戰 鬥 在 朝 鮮

杜 高 著

— 8 —

北 京 電 報 印 行

北 京 西 單 報 刊 部 街 三 號 上 海 南 路 三 二 八 號

總 000153 36 K 94 P. 54,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版

大華印刷廠承印

上海造 0001-10000

文電書局出版

代表人陸夢生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北京西單舊刑部街三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題記

從朝鮮戰地回國以後，我斷斷續續地寫了一些關於戰爭的報告，分散發表在北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文藝報上面。

人們相信：在這樣一個偉大關爭中，在那不斷為勝利創造偉蹟的英雄們身上，人民的愛國主義情感和對各民族勞動兄弟的親如骨肉般的國際主義情感得到了最高形式的統一的表現。

朝鮮人民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在為和平所作的捨身鬪爭中，充滿了無數戰鬪和勞動中的英雄作為的鮮明例子，充滿了人民的強大精神力量的表現的鮮明例子，成長着千百萬個即使在最困苦最艱難的處境裏仍然忠心於祖國忠實於人民的不屈的生命，到處也都湧現着生氣磅礴的中朝人民親密合作的鮮明例子……

——在朝鮮，我確是親眼看到了這一切和親身體會到這一切，我希望人們能相信它的真實，我希望人們像愛自己的祖國一樣來愛戰鬥和這些戰鬥着的人。我也懇切地盼望着讀者們能從這些片斷的記載中，看到一些偉大鬥爭的線條和特點。

杜 高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於瀋陽

507 (100+2)

3
3
3
3

對朝鮮的戰鬥，我們應該認識到這是一場關係到全人類前途的鬥爭。我們應該認識到這是一場關係到全人類前途的鬥爭。我們應該認識到這是一場關係到全人類前途的鬥爭。

目次

題記

- 一 列車在行進中……………一
- 二 在冰雪的山溝裏……………八
- 三 放心吧，母親們！……………一四
- 四 渡清川江……………二二
- 五 礦工和他的一家……………三二
- 六 中國、朝鮮、匈牙利擁抱在一起……………四一
- 七 生命的價值在這裏……………五〇
- 八 和坦克搏鬥……………六二
- 九 完整的人……………七二

列車在行進中

白色的遠山和路邊的山坡迅速地後移着，捲着雪粉的冷風從車窗的縫隙裏鑽進來，雪花在車窗外舞動。

列車在奔馳，飛快地在朝鮮的土地上奔馳着。一個個緊密地靠在一起。這些曾經過着不同生活的人，抱着一個願望，在列車上，在冰雪的山溝裏聚在一塊兒了。在這裏，大家變成了戰友；在這裏，大家走着一條向前面去的路；祇有在這裏，生命靠着生命，聯繫得緊緊地。

這節車廂裏擠着不下六十個人，有年青的小夥子，也有中年人，有的在抽着煙，有的在聊天，有的打着瞌睡，有的則在低低地哼着自己愛唱的歌子。在

各人心裏，都有着一種很難捉摸的感情，但是，有着一個共同的爲勝利的理想所鼓舞的激情，卻把大家一齊聯繫在一起。

這些人，都曾經過着和平的生活；這些人，都是在中國的土地上長大，現在都成了武裝着的志願兵。

我的右邊是一個擔架隊的隊員，是個從田地裏來的莊稼漢。看上去有三十多歲了，四方形的一張面孔，兩隻眼睛是烏黑而且發亮的，眉毛濃密，厚厚的鼻端在無聲地起伏波動，額角上刻着一些皺紋。他一刻不停地抱着煙桿用力地吸着，雖然那煙草的味兒是很辣人的。

是他先和我說話：「你到過朝鮮國麼？」

「沒有，這是頭一次。」

「我也是頭一回出遠門哩，在家種莊稼，一天幹一天的活，可沒想到要到外國去。」他眯上眼睛「格格」地笑出聲來了。

「家裏還有什麼人嗎？」

「有媳婦兒，還有兩個小子……」

「他們高興你參軍？」

「嗯？」他顯然很不滿意我的問話，回過頭望着我，口裏不停地向外噴着煙。「有什麼不高興？志願參軍，他們還盼着我抗大旗回家哩！」

我沉默了下來，靜靜地聽着他的聲音。

「這回朝鮮國遭美國鬼子的害，就像我們鄰居的屋子叫火給燒着了，我們這個家也落上火星了，我可不幫着救火？……我們那塊的人誰沒吃過日本鬼子的苦？好容易共產黨幫我們把房子搭起來了，又給分地，我還分得一頭牲口哩，今年又是個豐收年！」

「是呀，窮人有了地，活兒也幹得起勁啦！」

「今年，我還打算再添一頭牲口，置一輛車子哩……我們莊稼人就心疼這

塊地，可不能讓美國鬼子再來糟蹋……」他朝地上「拍」地吐了一口痰。

「同志，你那塊志願軍多麼？」

「可別提這了，爲這事兒，我還得罪了周家二小子哩。我們那塊人人搶着要參加志願軍，周家二小子想把我擠掉，那可不行……也難說，他給鬼子做過活牛馬……。」停了一會，他突然低聲地但是十分嚴肅地說：「我這回，什麼也不想，就是想兩樁事……」

「倒是什麼事呢？」

「我這回，可得爭取入黨啦！還得繳一桿槍回家！」

他的眼睛望着搖幌不定的燭光，格外顯得發亮。

我接過了他的旱煙桿，學着他的樣子吸起煙來。

靠在我的左邊，坐着一個看來不過二十四五歲的年青同志，面目長得挺清秀的。他告訴我，他是一個歌劇演員，他在舞台上有着很好的成績，他演過有

名的歌劇「白毛女」和「血淚仇」。他說自己演青年農民是很出色的。

「……去年，我到過莫斯科和布達佩斯，我們在那兒演過歌劇，還表演過腰鼓。……」

他參加過世界青年代表大會，他在莫斯科的紅場上聽過克里姆林宮的鐘聲；他在布達佩斯聽到過各國人民和平的呼聲。他告訴列車裏的旅伴們，匈牙利的人民多麼看重新中國的人民，當他們一聽到毛澤東的名字時，不管在那裏，不管在什麼時候，他們就立刻沸騰了起來。他告訴我們，蘇聯人民，匈牙利人民和我們——中國人民一樣，是愛好和平，而且肯爲保衛和平去戰鬥的勇敢的和勤勞的人民。

他的話使列車裏所有的人都激動起來了。是的，我們行進在這裏，正是爲着保家衛國，保衛世界和平的。

「戰爭結束後，希望我們還能坐在一輛列車裏，就像這樣的，祇是火車頭

調了一個方向，把我們送回國內去！」

「會有這麼一天的！」我說。

在這個時候，喜悅包圍住了我們，快活使得我們的眼睛都潮濕起來了。

「我還有一個希望，勝利以後，能買一架鋼琴，哦，一個歌劇演員多麼需要一架琴……」

列車在奔馳，翻過山，又翻一個山地朝前奔馳着……

山，路，風，一切的一切都遠遠地落在我們的後頭了，我們，要趕到勝利的地方去！

同志們開始唱起歌來了，我聽到年青的演員很響亮的聲音！

「再見吧，親愛的媽媽，別難過；別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再見吧，親愛的媽媽，請你吻別你的兒子！

再見吧，親愛的故鄉，勝利的星會照耀着我們……」

我很愛這支青年團員的歌。

在這裏坐着的，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是來自各個不同崗位，各個不同地方，過着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愛好的人。但是，這全是中國人，雖然都是些平平常常的中國人，當祖國需要的時候，不管是在什麼地方——就算是最艱苦的地方，都會響着我們為戰鬪的歡樂而歌唱的聲音！

在冰雪的山溝裏

夜晚，有兩架美國飛機打我們的頭頂上擦過去。

快要天亮的時候，我們已經走到清河了，我們看見了清河，朝鮮人民給它編製過很多美麗的傳說，就像我們的老年人所常常愛講的故事一樣。朝鮮的孩子喝着清河裏的水長大，四千年來，成爲了一個強大的民族。

清河結冰了，當土地被侮辱的時候，清河也遭到了侮辱。但是清河不是寂寞的，它的孩子們如今正爲保衛它而在戰鬥。

我們，走在解放了的北朝鮮土地上啦！

一個執行任務的人民軍同志對我們說：「有命令，限你們在五分鐘以內離開這裏，喏，那邊，有山溝！」

朝着他手指的方向，我們的大隊出發了。

雪落的很大，我們的臉都潮濕了，冷雪也浸透了脖子。

擔架隊的同志們披上了白布做偽裝，我們也都把大衣翻過來穿好，我們很困難地踏着雪，因為這裏沒有路。有的祇是散落的石頭和結滿了冰的沙地。四處都是炸彈的窟窿，我想這裏的人們原來是開闢了一條道的。

我們的同志因為長時間行軍的疲乏，有的滑倒在結冰的石頭上了，有的躺在雪地上休息就這麼睡着了，有氣力的，就把他們揹了起來，也有的是掉在窟窿裏去的，但他們都很快地爬上來了。

天是灰色的，混着雪片的風朝四散奔馳。

「同志們，小心呀，有沒爆開的炸彈！」走在前面的這麼喊起來了。

夜晚是安靜的，祇聽見我們不整齊的踏雪的聲音。

經過一座剛塌了的小木房的時候，我和幾個同志靠在木柱上歇下來了。坐

在我旁邊的同志，我們叫他做「蘇大個」的。

就在我們的旁邊，在一堆被燒枯了的木板的底下，露出一個斷了下身的，被美國飛機炸死的孩子，他的臉和上身都還是完整的。

我們站了起來，重新使勁地踏在難行的地上。

清河的冰床上，印下了我們的足跡，有些稀薄的冰層都給我們踩裂了。我們終於走到了清河畔的山腳下，看見了山溝。

我們必須趕在天亮以前爬到山中間去，我們必須從山的腳下走出一條向上的路。

於是，我們順着一條溪水的溝往上爬。

於是，我們開始了頑強的滑行。

溪水不再緩流，已經全凍上了。我們用手爬在地上，慢慢地小心地往上爬，我們的手都凍痛了，樹枝劃破了我們的臉。我們的眉毛，眼睛的睫毛，還

有鬚鬚上……全凍上冰了。但是，我們仍在爬，不停地朝上爬。

我們是快樂的，因為這裏已經是解放了的大地，我們走在曾經是朝鮮人民的戰士走過的地方，朝鮮人民曾經在這裏砍過柴，燒過火，這裏的溪水一直流到清河，哺養着朝鮮的人民。我們呼吸着北朝鮮自由的空氣，是的，我們要過一種真正朝鮮人民的生活。

天亮的時候，我們歇下來了。我們確實疲困，就在冰塊上躺下來，睡一個好覺。

口渴的時候，我們把缸子裏盛滿了雪，然後，把缸子藏在懷裏，讓雪化成水。如果想一想堅守飛虎山的戰士們，他們是祇有趕在天亮以前喝露水來解一天的渴哩。

雪停住了以後，敵機來了，繞着山溝盤旋，瘋狂地顯示着它那翅膀上的灰白色的美國符號。